

# 苏剧传人蒋玉芳(上)

金家昆



1957年文化部第三届戏曲演员讲习班结业证

有人说,苏剧演员蒋玉芳的唱,真正叫“绕梁三日不绝”!2005年12月,上海同济大学召开“第三次长江三角洲滩簧艺术研讨会”,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解析了蒋玉芳苏剧唱腔的独到之处,指出:“苏剧小生蒋玉芳,除了代表剧目《醉归》以外,她在另一出根据元人杂剧改编的传统剧目《离魂追舟》中的唱腔,同样发挥了自己甜美圆润的嗓音特色,唱来委婉柔绵、情真意切,唱出了苏州文人特有的书卷气。蒋玉芳的唱腔,借鉴了苏州评弹中的‘丽调’‘蒋调’等声腔,又融入南方戏曲的‘南方调’,更加凸现她个人文静端庄之风格;特别当唱到‘待听得水调吴歌唱啾呀’时,伴随轻软甜美的吴歌和声,让人犹入‘醇香醉人’境地……蒋玉芳嗓音软糯,中低音醇厚,高声部中气较足,苏白咬字清晰有力,字正腔圆韵味浓厚,堪与她胞兄蒋月泉的评弹‘蒋调’相媲美。”有代表建议说,现存的苏剧唱腔录音少而珍贵,应当可以像她胞兄蒋月泉一样灌“金唱片”发行了。可惜目前苏剧市场不景气,别说灌“金唱片”了,就是经

济“自救”也都举步维艰,这是非常悲哀的。

八十多岁高龄的蒋玉芳满头银发,精神矍铄,现今退休在家。接受采访时她自我调侃说:“我是没有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,不识曲谱的作曲家!”这惊人之语,倒出的却是她亲身经历的事实——

## 一 寒门学戏

蒋玉芳原籍苏州,1922年出生在上海九亩田。七岁到万竹小学读一年级,起学名蒋菊珍。父亲受浓重的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旧观念的影响下以及生活所迫,便不让读了。可她小时候却是个比提篮小卖的“小铁梅”还要苦的小女孩。九岁时死了娘,便辍学帮做家务,父亲失业卖报纸艰难度日,她也天天从小杂货店里领了锡箔折纸锭贴补家用。一天到晚坐在小板凳上折啊折,放弃了童年时代的欢乐,耳听邻家同龄人的读书声,她心里有说不出的羡慕。一天到晚不停地折,一个月的手工钿仅块把钱,只能用来买点油

盐酱醋及泡泡开水……虽然坚持折了一年多纸锭,根本无法解决最低温饱问题。在她虚龄 12 岁时,曾在旧戏院做过票务(旧称“案目”)的父亲,最终决定将她和兄长蒋月泉一起送去学吃“开口饭”,蒋月泉拜评弹艺人张云亭为师,学说长篇弹词《玉蜻蜓》;蒋菊珍则进了时兴的女子苏滩班子学唱戏。从菊珍内心来讲,她很想能和哥哥一起学唱评弹,但当时苏滩要比评弹吃香,且演出机会多(包括各

留心“偷”听和学唱,有时师父在教自己女儿咬字发音等“私房功夫”时,她也一点一滴暗中“汲取”,满心渴望自己有朝一日,也要能像师父师姐们一样能“挑头”(主角)演唱。因为只有“挑头”唱戏了,才能赚到钱,才能养家糊口贴补家用。因此,平常干活稍一有空,她就抓紧一遍一遍默记戏文,背诵台词唱腔,利用睡觉时间练习转腔、换调,等等,为了练好手腕功夫,她甚至还偷偷学拉二胡,寒冷冬天,她先用冷水浸泡双手,然后苦拉弓弦,一直拉到手腕发热……就这样,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,进班子一年功夫不到,她已从唱小曲、演“搭头”(配角),逐步开始加入了师姐们的演出行列,十三岁那年正式参加了“上海苏滩协会”,其后,经常与师父、师姐们一起到上海城隍庙“小世界”以及“大世界”游艺场演唱苏滩,并时常去电台播音以及参加各种家庭的喜庆堂会演出,演出剧目除有后滩戏中的《荡湖船》《卖草囤》《马浪荡》之外,也有传统苏滩折子戏《借茶》《活捉》《断桥》《合钵》《秉烛·达旦》等片断,以及演唱“九连环”“四喜调”“叹五更”“苏州景”“紫竹调”等小调。

此后,“尹家班”的演出生意越来越好,来不及常常还要“分班”赶场子,师父看到蒋玉芳既能唱、胡琴亦拉得好,逐渐放心让她“挑头”演出了——蒋玉芳终于如愿以偿,在繁忙的演出中得到了磨练。1936年,蒋玉芳在“尹家班”学艺三年,终于学成满师可以挣钱了。

## 二 艺人艰难

不久,“尹家班”长期驻演的“大世界”游艺场突然倒闭了,因一时找不到演出场所,演出只能停了下来。蒋玉芳心情很焦急,有了本事还是没饭吃怎么办呢?她偶然想到了小时候教过她唱《四季相思》的费盘珍老师,为



蒋玉芳在《李香君》中饰演侯朝宗

种堂会),赚钱比较容易。为此,她只能由父亲作主,进了上海苏滩艺人尹仲秋主办的“尹家班”学戏。开始学艺是非常艰辛的,尹家班有四个女徒都系尹仲秋的女儿,分别叫玉珍、玉娥、玉霞、玉琴,后又向外收了两个学徒,一个叫玉英,另一个就是蒋菊珍,考虑到“玉字辈”而改艺名为蒋玉芳。

旧社会学戏,进班子要从打杂开始,学本事只能私底下“偷学”。尹家班人头多,杂活也多,蒋玉芳凭着自己心灵手巧,边干活边学戏,每逢师父师母、师姐们轮流演唱时,她就

了生计和日后的发展,她只能“跳槽”离开了尹家班,到费盘珍、潘彩琴主持的苏滩班子。费盘珍老师看到正值豆蔻年华的蒋玉芳不但会唱“前滩”“后滩”演“挑头”,特别是几种“小调”唱来更是甜糯圆润,而且还学会了拉二胡等技艺,为此一下子就与她签订了长期合同,并每月出50元包银请她“挑头”唱主角。事逢凑巧,当时南京的中央商场新辟一处游艺场,到上海邀请各家剧团赴宁参加春节档期的演出,这与蒋玉芳急于演出赚钱的想法一拍即合,于当年年底她便离开了上海,大年初一随班到了南京新街口游艺场演出。

新街口演艺场地处闹市中心,人口流量大,观众踊跃。蒋玉芳的演出非常有特色,开场时灵活地拉一段二胡《三六》打“桥”,接下来就唱小曲,而后就唱“后滩”对子戏,最后以化妆苏滩“小同场”结束,观众对她特别欢迎。几场演出过后,她发现南京游艺场的观众要比上海的市民观众“层面”不一样,毕竟南京原是六朝古都,当时又是国民政府的行政中心,观众中常有一些政府官员以及有财有势的头面人物,尽管他们常来喝彩捧场,但事实上是看不起演员艺人的,视她们为玩物,甚至有时还会遭受社会地痞流氓的捣乱,对艺人提出一些不合情理的要求,让戏班演员实在难以应付。尽管这时期的蒋玉芳,戏唱得很红了,但各种骚扰也多了起来,时常搅得她心情很不舒畅,其时正当妙龄风华的蒋玉芳,面对这些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观众的种种纠缠与引诱,坚持不为所动。有一次,一位“阔少”看中她,愿意出钱供她读书,但要求“放弃舞台不唱戏”。蒋玉芳断然回绝,说“我从小就喜欢唱戏,要我离开舞台不唱戏,办不到!”在她后来的“回忆录”中,她曾这样写道:在旧社会,艺人是被轻视的,唱戏被视为“下贱”的职业。更痛苦不堪的

是,我们遭到凌辱与迫害,有苦无处诉,有冤无处伸啊!

在南京演出合同期满后,唱红苏滩的蒋玉芳又回到了上海。此时的她已相当成熟,尽管唱戏的环境不尽如人意,但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年轻艺人,她开始总结自己的演艺经验,继承和发展苏滩唱腔。不幸的是战争彻底摧毁了她美好的愿望——“八·一三”日军侵占上海,战火中的“大世界”“七星桥”等演出场地先后均遭轰炸,戏班无法开演了,一个个苏滩班子都散了。蒋玉芳起初还不甘心,但战火很快蔓延,大家不得不顾及逃命,生性顽强的蒋玉芳心想“只要炸弹不炸到我头上,我闭起眼睛想想苏滩的唱腔总还可以吧”。幸好这时她的胞兄蒋月泉说唱评弹在沪上已相当有名了,经济状况也大为好转,由此也有助蒋玉芳这一时期可以闭门在家专心研究苏滩唱腔。

传统苏滩中有些唱腔过于简单,不如其他地方戏剧丰富。蒋玉芳觉得“太平调”太平,“弦索调”运腔不足,想起小时候常跟哥哥一起到父亲工作的丹桂戏院去听京戏,天长日久也学过一些唱腔。她始终觉得京戏流派纷呈,生、旦唱腔各有特色,丰富多彩。她欣赏“梅派”唱腔的雍容华贵,推敲“程派”表演的三回九转,揣摩《辕门斩子》中的板式……此外,她还学会了弹琵琶弦子,跟哥哥学唱评弹开篇,学唱宁波甬腔的“五更”以及北方的“京韵大鼓”等等。据她自己回忆:“总之,我那时候为了琢磨苏滩的唱腔,可以说“九腔十八调”都学过了。可是八年离乱之中,眼看苏滩发展仍然没有一点起色,我只得夜夜在露台上用二胡拉着“一更一点月东升”,在漫漫长夜中盼望天明……”

(下期待续)